

老子翼註

卷之一



服部文庫  
117  
332  
/



117  
332  
1

老子翼序

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  
至以爲譚兵而作豈其佳兵善戰  
之言夾有以啓之歟余曰老子非  
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之喜強者  
莫逾於兵而猶然以柔誣也即無  
之而不柔可知已柔也者剛之對

老子翼

序

也道無不在而獨主柔而賓剛何  
居余曰老子非言柔也明無為也  
柔非即為道而去無為也近剛非  
外於道而去無為也遠故自柔以  
求之而無為可幾也夫無之不能  
不有猶之柔之不能無剛也而建  
之以常無有夫建之以常無有則

世之仁義聖智不至絕而弃之不  
止也是亦歸於舉一而廢百者耳  
余曰老子非言無之無也明有之  
無也無之無者是舍有以適無者  
也其名為輓斷有之無者是即有  
以證無者也其學為歸根苟物之  
各歸其根也即芸芸竝作而卒不

得命之曰有此致虛守靜之極也  
蓋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  
即道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即  
空得有而不得無故老明有即無  
審知有之即無也則為無為事無  
事而為與事舉不得以礙之矣斯  
又何絕弃之有故曰老子明道之書

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  
食無異也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  
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譚者  
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  
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  
舟之有樞也參之近儒如契之有  
合也自以為道在此矣顧二十季

以來觸塗成窒有窒必有疑考古  
多乖有乖必有反蓋未嘗輒去於  
懷也頃歲困衡既久浸以成痾偃  
息之餘俄有獨寤乃喟然嘆曰鄉  
也未嘗不非意識而或思滅識以  
趣寂未嘗不貴無心而不知本心  
之自無知慕清淨而不知無垢之

非淨知有真我而不知無物之非  
我皆譚者有以誤之也自此馳求  
意見寂無影響而余夾幸為無事  
人矣時友人翟德孚好言老子間  
舉呂相訊余以近寤疏之德孚未  
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為之解因取  
家藏老子故暨道藏所收徧讀之

得六十有四家博哉言乎其間叛  
道離經之語雖徃徃有之而合者  
爲不少矣吟言迴環繼以太息嗟  
乎老氏五千言或以爲盡容成子  
書列子又言谷神不死爲黃帝書  
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  
我老彭古之聖人可以明道不必

皆已出也況余之於斯秋毫之端  
萬分未處一者乎於是輟不復作  
第取荇人所疏手自排纘爲一編  
而一二膚見附焉德孚么方解陰  
符未竟也俟其成當竝出以示學  
者今姑敘之藏於家

一皆

萬曆丁亥冬仲焦竑弱侯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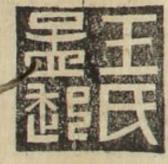


老子翼序

夫老子所貴道無為故其著書稱微  
妙太史公謂其言至深遠矣老子豈  
故創為異說以滋天下之感必使人  
若其道而化哉夫亦見所獨到處甚  
高故其言始不與世合夫天地人物  
其物果有乎誠無之也探造化之根  
源發玄微之妙旨致虛守靜自有而

無乃可長生久視耳至若雄雌白黑  
剛柔取與廼其所明御世之術恬淡  
無為之妙也詎淺矣未深于道者所  
能測哉嘗攷軒岐氏之言曰無勞爾  
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則所謂無為  
者蓋有自焉而非故為異說者也迨  
後世宗老氏者出群起而異之則各  
持所見喜為高論老氏之書不為天

下裂乎吾友焦弱侯氏深嗜其言而  
洞析微旨于是窮搜博採取其旨以  
究玄言明至道者萃以成編命曰老  
子翼蓋可羽翼道德者乎余因而命  
工梓之叙其所自得者附云  
萬曆戊子清明日壬元貞孟起父書



老子翼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附錄  
 考異

老子翼目錄

卷之一二

采撫書目

上篇

卷之三

下篇

卷之五六

附錄

考異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老子翼目錄

老子翼

采撫書目

洪武御註

開元御註

政和御註

開元疏

開元廣疏義

韓非子 有解老喻老二篇

河上公註

嚴君平指歸

鍾會註

王輔嗣注

鳩摩羅什註

肇法師註

傅奕校定古本

唐太史令有老子註  
今惟古本一篇存

杜光庭廣聖義

後蜀廣德先生  
天復辛酉著廣聖義五十卷

陸希聲註

唐相

李約註

唐兵部郎勉子

顧歡註

李榮註

司馬氏論四卷

温公

王介甫註

蘇子由註四卷

元符庚辰造

陸師農註

宋中大夫  
知亳州時造

張文潛義

呂吉甫註四卷

元豐間進

王補之義

无咎

王元澤註

程俱老子論見北山集

陳象古註二卷 丞議郎建中靖國間造

陳碧虛藏室纂微 熙寧間造

薛致玄纂微開題科文疏

李息齋註 嘉謀著道德經先天道德經二解藏本

强思齋玄德纂疏二十卷 乾德間造

章安解義十卷 政和間進

江澂疏義十四卷 政和間進

鶴林彭耜集註十八卷

董思靖集解

饒陽李霖取善集

趙志堅疏義

邵若愚直解 本來子紹興間造

程泰之註 大昌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乾道間造易老通言

趙秉文集解 宋學士

時雍全解

龍興觀碑次解 無名氏

葉夢得解

劉仲平註

劉巨濟註

涇宋職方郎中

劉辰翁點校道德經

黃茂材註

知荆門軍事淳熙間造

林虜齋口義

希逸翰林學士景定間造

白紫清老子解

玉蟾

劉師立節解

真靜子紹熙間造

劉惟永集義

大德間造

丁易東解

石潭大德間樞密院編修

吳幼清註

澂

林志堅註

盱江危大有集義

鄧錡道德三解

大德間造

張嗣成訓頌

至治間造

李道純會元

至元間造

杜道堅原旨

當塗人大德間造

原旨發揮

薛君采集解

蕙亳州人考功郎中熹靖間造

王純甫老子億

道武城人祭酒禮部侍郎嘉靖間造周易億四卷老子億四卷

李宏甫解老

載贄溫陵人姚安太守所著有李氏春秋老子解莊子內篇解心經

綱提

焦氏筆乘

余舊讀書目所劄記間及老子者今悉附入

老子翼卷之一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

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如禮不虛道之道常者恆久不變也母者言物自此  
生也欲如性之欲也之欲猶意也情也徼竅通物所  
出之孔竅也又邊際也歸也陳景元曰大道邊有小  
路曰徼一易東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或

北海焦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以無名有名為讀或以無與有為讀然老子又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是無與有為讀乎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有常無常有為讀者有無欲有欲為讀者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正指老子此語則於常無常有斷句似也然老子又曰常無欲可名於小是又不當以莊子為證據老子以讀老子可也

程俱論

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為乘者二演為余者十一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述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迨後世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已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

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蘇子由註

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者他常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禮智亦然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夫道不可道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自其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地天地位而名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微而不知其妙則麤而不神留於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變矣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味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

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  
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呂吉甫註

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  
者莫非名也而有時乎而去則非常名也萬物  
各歸其根而不知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  
至乎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知道之  
名之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  
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  
去不殆不去是之謂常道常無名則無名者道  
地之所自而始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  
有無名有無無則一亦不可得有無名則一之  
矣名爲一而名之者爲二二與一爲三萬物紛紛  
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知常曰明明則無所  
見也故惟常爲可以觀方其無欲也則滌除玄覽而  
無疵于此觀其妙故曰常無欲可名于小矣方其  
欲也則萬物並作而芸芸于此觀其微故曰萬物皆

往歸焉而不知主可名于大矣惟小所以見其妙惟  
大所以見其微也此兩者其出則同願其名異而已  
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  
欲求其所出皆不可得不可得則其所出也故同謂  
之玄玄之爲色黑與赤同乎二也天之色玄陰與陽  
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一也同乎一  
固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  
物也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  
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  
妙出于此而已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李息齋註

常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無變物之  
變至于念遷謝俯仰之間未嘗少停至  
所謂道則无始无終天地有盡而此道无是之謂  
常心之爲道不可行而至不可名而得使其可行即  
非常道使其可名即非常名自未始有天地而真常  
之理已具于无名之初故无名為天地之始及天地  
既判高下之名生万物自是而滋故可以名者物之  
母也聖人體真常之道以出入于有无之間故妙者

大道也。无也。微者。小道也。有也。吾欲觀其妙。則與妙同。大也。而歸于无。吾欲觀其微。則與微同。出而遊于有。妙即微。即妙有即空。即有即其本。同其未異。故同謂之玄。不独此也。至于玄之又玄。即能使衆微之間。无非衆妙。是謂衆妙之門。言其于微妙有元之間。无揀擇而皆妙也。

**筆乘** 微讀如辺。微之微。言物之尽。也。晏子曰。微也者。德之歸也。列子曰。成者德之微。皆指其處而言。蓋无之為无。不待言已。方其有欲之時。人皆執以言。蓋无之為无。不待言已。方其有欲之時。人皆執以言。為有。然有欲必有及。及其尽也。極而无。所更往。必復歸于无。斯与妙何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玄。雖然。老子亦不得已。為未悟者言耳。實非舍有以求无也。苟其舍有以求无。則是有外更有。無安得為无。蓋當其有時。未嘗有此。乃真無也。故不滅色以為空。色即空。不捐事以為空。事即空。不然。其所謂無者。為對有之無。而所謂有者。為對无之有。亦惡得謂之常。无常有哉。噫。安得而知此。

與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聲夫  
音符

**陸希聲註** 夫人之所謂美惡。皆生于情。以適情為美。逆情為惡。以至善不善亦然。善者未必善。所不善者未必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外感于物。是以好惡相繆。美惡无主。將何以正之哉。在乎復性而已。何則。情之所生。必由

老子真

卷之二

四

于性故聖人化情復性而至乎大同所謂有死之相  
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猶難易之相成也夫為治  
者以情化性則難成以性正情則易成所謂長短之  
相形者美惡也美惡之相奪猶高下之相傾也所謂  
聲音之相和者善不善也善不善之相資猶先後之  
相隨也于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萬  
物莫得遂性聖人將復其性先化其情善者固已善  
不善者吾亦因而善之使善信者固已信不信者吾  
亦因而信之使信故用无弃物教无弃人使在物无  
惡在人无不善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易曰其道  
甚大百物不廢此之謂也是以聖人體无名則無為  
而事自定用有名則不言而教自行使萬物各遂其  
性若无使之然者如天地之生物而不有其用如百  
工之為器而不恃其成如四時之成歲而不居其所  
夫惟如此是以其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蘇註** 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  
且善哉彼不知有死長短難易高下聲音前後

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為長而有長于  
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于我者  
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當  
事而為无為之之心當教而言无言之之意夫是以  
出于長短之度離于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  
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乎物為我作而我无所辭我  
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于成功亦未嘗以自  
居也此則无為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為美且善  
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聖人居于貧賤而無貧  
賤之憂居于富貴而无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  
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呂註**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為善而欲之知善與  
不善而惡之然自離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  
乎道矣自出于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非道之外  
也由是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善豈虛言哉是故天  
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是之謂有無之相生難事  
作于易而易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

有鶴脛之長而後知有鳧脛之短有鳧脛之短而後知有鶴脛之長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為是而百谷為川瀆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為是而川瀆為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鍾為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為君則黃鍾和之是之謂聲音之相和自秋冬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凡此六者當其時適其情天下謂之美謂之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天下謂之惡謂之不善夫豈知所謂至美至善哉則美與惡善與不善亦迭相為往來興廢而已豈常也哉是故聖人知其如此也以常道處事而事出于無為以常名行教而教出于不言事出於無為則終日為而未嘗為教出於不言則終日言而未嘗言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吾何容心哉若然者無往不妙無往不妙則萬物之作吾不見其作與作之者不見其生與生之者不見其為與為之者則雖作不作雖生不生雖為不為吾何辭何有何恃哉此所以功成而不居也夫有居則有去在已

無居夫將安去哉

陸農師註

美至於無美者天下之真美也善至於無善者天下之真善也真美離斯天下皆知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言乎其始終此勢之然也夫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者將以使人冥于真善混于真美復歸于朴而與天地為徒與造化為友者矣若然者萬物之息與之入而不逆萬物之作與之出而不辭吾何容心哉

王无咎

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于為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萬物性命之理而已則萬物之作不有萬物之為也吾亦與之為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為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

何必有何必恃何必居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為為然後成此其序也

**息齋註**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于妙下可以通于微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其所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此章言吾之本性自未始有物孰為美孰為惡孰為善孰為不善及有生既立形名遂分人皆知美之為美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人皆知善之為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二聖人知之必立于物之先順物自然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之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而不有方其有為非我之為順物而已故為而不恃

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居于未而居于先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不能去

**吳幼清註**

五者皆言其偶獨聲音不言者蓋止曰關則其有關翕清濁之相偶自知其為言聲音也言聲音言其偶也聖人以不事而事故其事無所為以不教而教故其教無所言無為不言則雖有美有善而人不知是以其美其善獨尊獨貴而無可與對若有為之事有言之教則人皆知其為美為善而美與惡對善與不善對非獨尊獨貴不可名之美善矣老子一書之中凡諸章所言皆不出此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

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  
無為則無不治治去聲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知去聲夫音符王輔嗣曰心懷智腹懷食  
虛有智而實無知也骨無知以  
幹故強之志生事以亂故弱之  
蘇註尚賢則民取于不若而至于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于無有而至于盜見可欲則民患于不得而至于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為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于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貨而貴之術可欲以示之則哉今將舉賢而尚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不以三者術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即因三者

之自然而不尚不貴  
不見所謂為無為也  
呂註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無密心焉故雖廢天下之齋因在而已而賢非所尚也聚天下之財養人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爭常出于相賢知賢非上之所尚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軋民之盜常出于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為盜矣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不尚賢者非遺于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者非委之地而不取也內不以存諸心外不以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膚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虛其心而腹實則常使民無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常使民無欲也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則為之非所利故不敢為也夫唯如此則為無為而無不治也

季宏甫註 爭盜之原聖人啓之也故上者爭善其次  
盜國皆起于見可欲焉耳可欲者衆則民  
志亂矣惡能治乎太上於此豈真有以治之哉亦曰  
不見可欲而已夫腹之所以不充者心累之也今  
不見有可欲可尚可貴之事則心虛而腹自實矣骨  
之所以不剛者志敗之也今一不敢爲恃亂爭盜之  
事則志弱而骨自強矣所以然者無欲故也夫民生  
有欲無知則已聖人者又日引之使有知也陳之仁  
義禮樂導之法制禁令設爲宮室衣服車馬冠婚喪  
祭之事以啓其無涯之知而後從而節其無窮之欲  
是猶汎濫滔天而徐以丁革障之也胡可得歟太上  
則不然常使混沌沌無有知也無有欲也縱有聰  
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爲而自不敢則天下皆歸于  
無爲矣夫無爲由于無欲無欲由于無知夫一人何  
以能使民之無知哉曰太上者固自謂未嘗有知  
也固不見有可以治乎民者而使吾心之欲之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

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

帝之先 冲本作盅器之虛也李約云帝生物之主也  
故不言定處  
其先而云似

蘇註 夫道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  
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  
兮深眇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  
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  
其流于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于妄不構  
于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  
也如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弃萬物  
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  
曰似或存耳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  
也故曰此豈帝之先帝先矣而又先于帝則莫或先  
之者矣

**呂註**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則沖者陰陽和也陰為虛陽為盈道之體則沖而其用之則或不盈其體沖也故有欲無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無知無欲唯其如此故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為宗者固不可得也似之而已然則何以得此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人物為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為紛解其紛而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光者塵之外在光不斲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夫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盈者非可以為定虛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為定存也盈虛存亡吾無所容心則吾安能知其所以自生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生天以先象於帝以始帝則其為形器之先可知矣

**息齋註**

道沖虛而妙迫而取之若不可得故曰或不盈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物物自道而道未嘗物故曰似萬物之宗古之學道者未嘗有進而必為之志挫其銳者不必為也未嘗有良而不為之心解其紛者無不為也未嘗取善而為美和其光者不取善也未嘗惡惡以為非同其塵者不捨惡也湛然自住而不在于湛然故似或存吾不知其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邵舟註**

銳者所以爭挫其銳則解紛矣光者所以辨和其光則同塵矣上二其字以已言下二其字以人言

**宏甫註**

夫沖漠而不盈者道也而用之者或見其盈歸之而不見其盈聖人體道於身淵深靜遠無有涯涘一似萬物之宗而非有以宗之也故常挫其銳以示不能解其紛以示不用和光以遊于世同塵以于俗湛兮常寂似亡若存焉耳然此果伊誰之子乎

吾恐此道也。雖黃帝未易當之意者，其在帝之先歟。夫海為衆流之宗，而海無有也，但見其淵乎而已矣。聖人為萬物之宗，而聖人無有也，但見其湛乎而已矣。矣彼騁能挾才，露光馭象者，皆自以其有而求通于物者也。非萬物之宗矣。夫惟無其宗者，乃可以為萬物之宗，而其誰能信之。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橐籥，他各反。橐籥，冷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所以鼓橐也。屈，鬱也。抑而不申之意。數，音朔。屢也。

蘇註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設之于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奔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于民

亦然，特無以善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排之有橐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呂註** 夫道冥于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體此道者，仁惡足以名之哉。夫仁人心而已矣。天地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之為物，無所事仁，而畜之者也。萬物者，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者，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仁哉。夫唯不仁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橐籥固可見矣。蓋橐籥之為物，唯其虛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者也。則人也，而體此道者，言出于不言而已。

老子翼 卷之二 七

言無言則為無為可知也發于聲而為言見于事而為為或言或為其實一也何則言為之體如是而已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言不出于不言則異乎橐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空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于不言矣言出于不言人莫不然也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無不麗乎取則麗乎捨不能適與道相當故也不有不無不取不捨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不已則知言之所由言矣則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為務也

**王純甫註**

芻狗喻聖人過化之妙橐籥喻聖人存神戒之言也蓋道本不可言而斥之以不仁道本不可名而狀之以橐籥知者固得意而忘言矣不知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則吾說窮矣中也者中也不虛也無也不可言且名者也守此而心思路絕言語道斷其何窮之足慮老子著書談道而其言如此則其不得已之心為何如也後世學者果不得于芻狗

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之慘刻原于道德也自史遷已然況其他乎此即多言數窮之一驗也老子蓋預知之矣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谷喻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微妙

母也謂之玄牝亦幽深不測之意薛君采曰老子書其遺詞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于一字之間也如是謂玄牝則讀牝如七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詞與下句相對或隨語生解既付玄牝又指一處為玄牝之門則失之矣

**蘇註**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

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

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

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覺矣。

**呂註**

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於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者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道之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為亡邪，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為存邪，則惡觀其存哉。若存而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存之，無所容，心膈合而已。

**杜道堅註**

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于老子而言贊。帝書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為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

子述而不作，賴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蘇註**

天地雖大而未離于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于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月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于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下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求以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呂註**

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于形，故以長言之。地以形運者也，嫌不足于時，故

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出于玄牝玄牝之體立千谷神  
之不<sub>レ</sub>成不<sub>レ</sub>成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天地之所以能  
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  
已矣然則聖人豈以有其身為累哉綏于不得已而  
物莫之能害故曰後其身而身先立千無向有而物  
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身者吾之私也後其  
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  
矣無私也乃能成其私

程俱論

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  
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為天地不知其為地今  
一受其形而為人則認以為己曰人耳耳謂其養  
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  
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身愈傷養其軀而  
身愈病其不為中道天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  
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sub>レ</sub>死而求長生者豈不  
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  
以看其生為累有<sub>レ</sub>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

外于道而<sub>レ</sub>以生者乎未之思也

息齋註

天施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嘗<sub>レ</sub>下日捨由  
其施物不<sub>レ</sub>已其生物不<sub>レ</sub>測天未嘗愛其施地  
未嘗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由其不自生萬物恃之  
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知此心不<sub>レ</sub>變不<sub>レ</sub>壞浩然與  
天地同流故于此身無可愛者<sub>レ</sub>心之運知無不<sub>レ</sub>為  
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由其所得以非身為身故天下  
之有身莫我若也是謂後其身而身先死其身而身  
存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其自私也我無自私故能  
成人之私物得其私  
我得其得是謂兩得一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  
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  
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處上聲惡去聲幾平聲  
治去聲夫音符尤過也

蘇註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而既已麗于形則于道有間矣故曰幾于道然而可名之善未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潤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呂註

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離道而非道之體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也故若水焉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而上善亦然則雖未足以為道幾于道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居則善地螽相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

流水之審為淵故以心則善淵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故以與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言則善信其派為川谷其委為瀆海故以政則善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故以動則善時要之出于不爭而以居善地為本故曰夫唯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故無尤

吳註

上善若水者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浣濯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處高潔迺處眾人所惡界汚之地故幾于有道者之善也彼眾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伴侶仁謂仁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治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時謂當其可七者之善皆擇取眾人之所好者為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夫唯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于處下有似于水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眾人所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宏甫註**

言天下之善者莫善于水而聖人之善若水何謂善蓋凡利于物者或不能以無爭而能不爭者又未必能澤于物也水之善固利萬物而不爭者也何以見其不爭也衆人處上彼獨處下衆人處高彼獨處卑衆人處易彼獨處險衆人處順彼或處逆衆人處潔彼或處穢所處盡處衆人之所惡夫誰與之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以爲上善也居善地七句皆聖人利萬物而不爭之實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

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而揣初委反遺唯季反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左右以枝之曰持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

**蘇註**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如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其已

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而況于人乎

**呂註**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盈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何以免此患哉

法天之道而已矣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無私而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已其法天之道之謂乎

**元澤註**持而盈之有意于有所以失之唯忘有有之爲有而有之以爲有則無失無溢矣揣者巧

千度精銳者利千入物自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揣銳之工有時而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至

老之量

卷之二

十五

人因時乘理而接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也寒暑相推物極則返陰陽代運天道固然而世之愚者一遭其交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認以為己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于坐蒙憂患無以自存唯至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實然不知其在彼邪在我邪然則豈持盈以為慎揣銳以為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于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劉師立

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救人謂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息齋註

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為善也知其銳而揣之不若未嘗銳之為得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為不善況盈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盈而益貪銳而益驕金玉滿堂莫知其止富貴而驕未

能驕物先喪己心是為自遺其咎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道如此況于人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載乘也營如經營任營之營白虎通曰營營不定貌是也  
 營魄雖滯載而乘之言無住著也訓營為魂為衛為止皆于義未協言魂載魄者雖近但不曰魂載魄而曰載營魄後人亦何從而知其指言魂也況以此載彼離而二之亦非抱一之旨乎滌如水之濯除如糞之除天門以心而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莊子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本此畜許六反養也長上聲宰制也

**蘇註** 魄之所以異于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故雜而止魂為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于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于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于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鬼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于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如嬰兒極矣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于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于性等觀

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干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眾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以儆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為雌者亦不失時而巳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于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于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有意加之則妄之源也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呂註** 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退之以體天之道而不為功名之所累者豈不難哉然亦有道矣人

生始化曰魄魄與精為一則寂然而已既生魄陽曰魂魂與神往來而魄旁精出入則魄隙而不營一離而不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謂也營者環而無隙之謂也雖已為入矣而載營魄抱一湛然無為如其生之始化則能無離矣能無離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無忤而能如嬰兒矣能如嬰兒則滌除悔吝玄覽觀妙凡動之微我必知之而能無疵矣所以養中者如此則雖愛國治民不以事累其心而能無為矣內之闔常在干我而能為雌矣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矣道至于無知則真知也是其所以人貌而天也夫何功名之累哉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乃其所以為天也玄德無他天德之謂也

**息齋註**

載初也營造也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自初造魄抱魂于魄能使魂魄相抱一而不離乎嬰兒者陽氣未散內和以柔非嬰兒之能然乃專氣之效不期致而致之故專氣致和一而不雜能如

見子乎起玄覽非不善也然此心未忘則不足以語道故能滌除玄覽使之無疵乎以愛愛民愛始不周以事治國國始不治清靜臨民民將自化故曰能無為乎陽動而開陰靜而闔一開一闔變化所出然動而不已必窮動已而闔守靜養動故曰能為雌乎內外明白中心洞然雖不涉事為然猶為靜塵所累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為礙故曰能無知乎聖人于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然生而不敢以為有為而不恃以為功長而不自以為主非體玄德不能矣

**宏甫註**

人知魄之載神而不知神之載魄載魄則神一則神魄自不相離而庶乎知神之為矣營營衛也夫嬰兒百無一知也而其氣至等百無一能也而其氣至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則可為抱一矣瑕疵未格則玄關不開玄關不開則形質雷闕滌除玄覽而不能無疵則可為抱一矣愛民治國非神其誰為之而不能以無為也故知抱一者不欲分心以愛民務愛

民者不免役神以治國是一之也安能抱一而無離  
乎天門開闔非神其誰主之而不能以自生也故有  
開則將不待迫之而自起有闔則逆不能無事而當  
定是內淫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此無他皆起于不  
知神之所為故也夫神至虛也虛則自然明白神至  
靈也靈則自然四達而其誰能離之然惟其有知也  
是以無知能無知斯知之矣有知則魄載神無知則  
神載魄神載魄則一魄載神則二故不可以有知也  
又不可以不知也知此者是謂玄德夫玄德深且遠  
矣是故可生而不可有可為而不可恃可長而不可  
宰焉呼  
盡之矣

**筆乘** 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魂  
魄陽曰魂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  
為魄如水凝則為冰泮則為水其實一耳夫魄之營  
營日趨于有而此云載者知七情無體四大本空如  
人載於車舟載於水乘乘然無所歸也如此則化育

為無滌情歸性眾人離之而為二我獨抱之而為一  
入道之要孰切于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  
強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特  
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則強專於  
氣而不以心問之則柔夫專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  
也非嬰兒其孰能之玄覽玄妙之見也疵病也眾人  
之疵粗而易除學者之疵微而難遣何以故道之所  
謂疵則學者徂之為獨見者也金屑雖精入眼成翳  
以覺為礙以解為縛可勝病乎是故當條除之也老  
子之示人可謂盡矣然智者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  
不除心苟其誤認前言不至以輓斷為學者幾希故  
又示之曰我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即愛民治  
國而能無為也所謂為無為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  
之謂也即天門開闔而能為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  
除玄覽者非晦昧之謂也即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  
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  
于生之畜之為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為也為雌也  
無知也則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也非玄

老子真經卷之二

德而何關尹子曰在已無君形物自著莊子曰老子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說亦甚明矣細老子者猶謂其棄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則未敢其文而先有意以誣之者耳豈不妄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契埴以為器當其

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曰轂古本反輪所轉也考功記

平聲埴始然反埴而力反考功記曰埴和埴也

**蘇註** 竭知盡物以為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

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

**呂註**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吾所乘也

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吾所用也

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室吾所居也乘則觀乎車用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乎無其則不遠矣至于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形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之為利而無無之為用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無之為用而無有之為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末嘗有物也所以為無之用出而未嘗無物也所以為有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吳註** 輻輪之輳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埴和

土也埴土之黏膩者為器謂以冰和黏膩之土

為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

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

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為天卜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

然車非轂館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行地器

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

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

老子

軸者為用器以容物者為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為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為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為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為用也故取三物為喻

**薛君采**

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即有而無之為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敗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

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令並平聲爽平聲差也行去聲鳩摩羅什曰不知即色之

空與聲相空與聾音何異為腹猶易良其皆之意不為目猶陰符機在目之意李約云目無厭聖人不為腹知足聖人為之目視外故云彼腹實內故云此

**蘇註**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于性方其為性而未嘗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于馳騁田獵未嘗不為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為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人為腹而眾人為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于內者也

**呂註**

目之所以為目者色也而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為目而無異乎盲矣耳之所以為耳者聲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為耳而無異乎聾矣口之所以為口者味而非味也屬乎五味則失其所以為口而無異乎爽矣萬物無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為心而聖也逐乎外則惛念而發狂矣事莫不然而馳騁田獵為尤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行所以全也求乎外則辱殆而行妨矣物莫不然而難得之貨為尤甚腹無知者也目有見者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取此無知

無欲之  
虛靜也

**息齋註**

目能視色然目以色盲耳能聽音然耳以聲聾皆由心能取而生然亦由能取而喪蓋神藏于內而耳目口分神之用為視為聽為嘗為知若視不出色是以色奪視也聽不出聲是以聲奪聽也嘗止于味是以味奪口也心止于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奪于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焉若返而求之使見不以色見見為目聞不以聲聞聞為耳嘗不以味嘗嘗為口知不以心知知為心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腹者受而不取納而不留易足以無情非知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目馳于外腹止于內聖人專內而忘外故去彼取此

**吳註**

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為實腹而妄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真上言曰首耳聾曰爽心狂行妨五者下但言不為目蓋舉二以包其四董思靖

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為外邪所實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不靜惟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于物乃湛然無欲矣然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于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必先曰視釋氏六根眼色居首皆此意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蘇註**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為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為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

及忘身而患不至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于寵而世不悟以寵為上而以辱為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于寵則寵固為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貴之為言難也自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于履大患不難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于履患而教之以難于有身知有身之為難而大患去矣性之于人生不能加歿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于失本性而惟身之為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疾疾病之變攻之于內寵辱得失之交擊之于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而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人之所以驚于權利溺于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志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與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呂註**

寵者畜于人者也下道也寵而有其寵則辱矣既得之則驚失之則驚若吾無驚吾有何辱則寵之有辱者亦若是而已貴者畜人者也上道也貴而有其貴則有患矣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故吉亦我所患凶亦我所患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則貴之有患患者亦若是而已言身則知驚之為心言驚則知身之為累也無心則無驚無驚則無辱無身則無累無累則無患昔者舜以匹夫而友天子則可謂寵矣而不與有焉則何辱之有巍巍乎有天下可謂貴矣而天下之寵而招辱則賤其身矣非可以寄天下者也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貴而罹患則危其身矣非可以託天下者也若夫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貴如舜者乃真可以寄託天下者也

**元澤註**

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家有之而不能忘則為患大矣譬人有身而珍之則寒暑疾痛萬

緒皆作豈非大患乎淮南子有曰堯非有久非見有  
于人者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人唯聖人能免此  
二者萬物與我為一則與道玄同而萬變皆忘吉凶  
息矣而愚者不能自解恃形為己故形之所遭觸途  
生患老子先明寵貴之累而寵貴之累皆緣有身而  
生故因譬貴之若身遂及無身之妙莊子曰忘其所  
不忘而不忘其所忘是謂誠忘亦明此意而孔子  
毋我理與是同學期于此而已然所謂無者豈弃而  
去之乎但有之而未嘗有則不累矣且崇高莫大乎  
富貴誠能有之以無有則聖人所為濟世也亦何患  
之有其于寵也亦若斯而已矣

**筆乘**

人情率上寵而下辱不知辱不自生生于寵也  
則寵為下矣寵為下故得寵失寵皆若驚然驚  
者觸于物而無著者也過則虛矣貴重也謂難之也  
人情率有身而難患不知患不自生生于身也無其  
身則無患矣由此言之世之上寵者是上辱也驚寵  
與辱同則何辱有身者是有大患也貴身與貴患同

則何患夫不以身視身而以大患視身無身者也而  
顧可以無患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  
譬而言之如不輕以身為天下者天下反可寄借以  
身為天下者天下反可託則知不有其身而其身反  
可保也莊子曰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之  
丹穴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綬登車仰  
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  
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夫王子搜搜惡為君而越人愈迫欲得之則不有其  
身而身可有也復奚疑哉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  
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二其上不皦其下不  
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  
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博音團執也  
古曉反

**李約註**

夷乎也漠漠然無異見也希無也少也或終  
身不得或亦得之微細也彷彿似有追  
之又失此三者不可致詰不可致詰則一尚不立何  
況于三凡物皆上明下暗道無上故不燉無下故不  
昧繩繩長遠不絕也及責其實復歸于無故曰繩繩  
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恍有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無  
不可故以恍惚名之不見其首無來持也不見其後  
無去且也自古有之謂之曰道今欲執之未得其方  
惟虛其心道將自至然後  
執之以御羣有無不理矣

**蘇註**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  
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博之而得  
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莫能  
詰也要必混而歸于一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

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  
出為視為聽為觸為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為  
一則曰遠矣若推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  
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物之有形  
者皆麗於陰陽故上燉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  
不燉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繩繩運而不  
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為有物矣不知其卒歸  
于無也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  
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道無所不在故無  
前後可見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  
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  
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呂註**

視者無有也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  
黃不可名之以無色也曰夷而已聽者無有也  
故聽之不聞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以無  
聲也曰希而已博者無有也故博之不得雖不得也  
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  
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出能沒能甘能苦能羶能

香不可名之以無務也曰微而已凡物求之而不得者或可以致詰而得之此三者終不可致詰者也不可以致詰則隳聰明離形去智而吾得之矣則視也聽也博也混而為一矣視以目聽以耳搏以心混而為一則耳如目目如耳心如耳目矣夫失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吾得之也其上非光也故不暎其下非土也故不味繩繩兮調直而有信雖有信也而不可名故復歸于無物而已雖無物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而未嘗無物也是謂惚恍惚則不暎不味則疑于無物也而非無物也恍則不味不味則疑于有物也而非有物也其始無前故迎之而不見其首其卒無尾故隨之而不見其後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矣雖不古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今者非異于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無所自來無所謂無端之紀也紀者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則可執

之以為德矣  
執德之謂紀

**元澤註**

三者本一體而人所以求之者或以視或以聽或以搏故隨事強名雖然所用求者與夫所欲求者未嘗不一也唯了吾一則與彼一昭然為矣推而上之至于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則道之情得矣

**李榮註**

三者希微夷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有無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為一不一不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三是一三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三是一三不成三三不成三則無三一不成一則無一無一無三自叶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

**息齋註**

視之不見不可色求也聽之不聞不可以聲取也搏之不得不可以形索也既不為色形器之所圍則所謂元明者乃一精明耳方其未散混而為一雖寄于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不暎雖

不可謂明亦不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味未嘗須臾  
可離可去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雖歸于  
無物不可謂之無物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  
惚恍惚恍者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之謂也其來無始  
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試執  
古道以御今有則今猶古也以今之猶古則知古之  
無去來古今之謂也

古之善為王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  
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  
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  
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  
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強其文反豫猶皆獸名  
豫象屬也權右謂太為

猶象能前知其行遲疑大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  
不果謂之猶豫儼矜莊貌渙散也木未斲曰樸曠空  
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惟自持也儼若客不敢  
僭也冰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  
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所謂強為之容  
也能敝不新成邵弁曰能敝能不新能成也不盈則  
若敝缺能敝也無事更改能不新也同然皆得能成  
也純甫曰能讀如耐耐敝者雖舊不壞新成再造之  
也

**蘇註** 粗盡而微微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  
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為猶迫而

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  
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若  
客無所不敬未嘗惰也若水將釋知萬物之出于妄  
未嘗有所留也若樸人偽已盡復其性也若谷虛而  
無所不受也若濁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世俗  
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

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  
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  
若是耳盈生于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  
也物未有不敝者也夫唯不  
盈故其敝不待新成而自去

**呂註**

古之善為士者將以成聖而盡神也則其為士  
也雖未至于聖神所以成聖而盡神者其聞之  
固已全盡矣微妙玄通深不可識阿所以成聖而盡  
神也微而後妙妙而後玄玄而後通則深不可識矣  
唯不可識則其形容安得以擬議哉強為之容而已  
豫若涉川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猶若畏四  
鄰閑邪存其誠非物撓之則其心不出也儼若客不  
為主也渙若水將釋方終之以心凝形釋骨肉但融  
也敦兮其若樸復其初也曠兮其若谷應而不藏也  
渾兮其若濁無是非彼我之辨也人皆昭昭也孰能  
濁以靜之徐清者乎徐清則無所不照矣人皆取先  
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乎徐生則無所不出矣蓋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而欲當則緣于不  
得已平氣也順心也乃所以徐清也緣于不得已乃  
所以徐生也此士之所以能成聖而盡神也道之體  
沖沖也者陰陽之和而盈虛之守而保此道者不欲  
盈則虛而已然不曰虛而每曰不盈者恐人之累于  
虛也累于虛則不虛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天  
下之物有新則有敝有敝則有壞則能不敝者鮮矣  
夫唯不盈則新敝成壞無所容心是以雖敝不敝不  
壞則不新不成矣

**元澤註**

士者事道之名微而妙玄而通有此道而退  
藏于密密者性本之內故無迹可見當時為  
士者異于此矣故稱古之善為士者豫者先事而戒  
之謂至人無心于物迫而後動冬涉者臨事遂巡若  
不得已也莊子曰不從事于務可以無戒而猶戒曰  
猶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故常如畏鄰敝行而不  
縱也儼若客不以事為己任故其容寂也人生之始  
同于大空凝為我體如水有冰故為道有冰解凍釋

者事至于此其容已不滯于一體渙然將釋矣竊當  
原之人性如水為造化所凝故結而不通彼釋者反  
本而已矣材未為器謂之樸喻性之全體由水釋之  
後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離于偽故若樸也性全  
不虧而不自有其全故曠然空虛如谷之受且應也  
水性本清而濁者混于物至人不自潔于物故渾然  
若濁者也澄性與澄水同加功則動而弥濁唯靜以  
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  
靜之徐清歸于寂定感而遂通故徐徐以生終則有  
始也動之徐生則變動不居非物能止夫誰能安之  
為此者信陰陽之理乘自然之運而無心其間故皆  
曰徐言濁則知安之清言安則知動之濁與上篇微  
妙之文同不盈之盈乃大盈也如見道之後盈而有  
之則是自有此道違道遠矣道本無體非器所盛用  
則有餘求之不得故有道者未嘗盈而其用不窮也  
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為用通萬  
物而不散以其無散無新不成不敗故也散生于新  
敗生于成士雖成道而常若散敗矣苟得道之初矜

其新成則與道異意非大成也經曰大成若缺其用  
不散此篇句句有序以至干成成而若散則盡之矣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  
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  
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道乃久沒身不殆開元疏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  
師之致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  
芸芸作之狀也常即常道之常以其為  
萬象主故曰王以其為眾父父故曰天  
**蘇註**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  
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于動而況其他乎不  
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已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  
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  
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物皆作于性

皆復于性譬如攀葉之生于根而歸于根濤瀾之生于水而歸于水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為靜命者性之妙也性可言至于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聖人之學道必始于窮理中于盡性終于復命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在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為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于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為力也勞而其為功也少聖人外不為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于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為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于性而後湛然常存矣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明也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于一時而失之遠矣方迷于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

吾何以容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讐將哀而憐之何所不容哉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尚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天猶有形至于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能復進于此矣

**呂註** 保此道者不欲盈致虛而不極守靜而不篤則非不盈之至也衆人之于萬物也息而後見其復衰而後見其歸根而我以虛靜之至故見萬物之所以作與其所以芸芸在我而不在彼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方其所以芸芸者乃其所以歸根也故以其並作而觀其復則方其芸芸而各復歸其根也然則所謂虛者非虛之而虛也直莫之盈故虛也所謂靜者非靜之而靜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不以生者也夫唯靜則復其所以生而能命物矣故靜曰復命道至于能命物則常而不去矣故復命曰常自常觀之則吉凶悔吝常見乎動之微明孰加焉故

知常曰明，不知常者反此。則所作不免焉而已。能知常而體之，則萬物與我爲一矣。故知常容萬物，與我爲一，則不內其身而私矣。故容乃公，萬物與我爲一而無私焉。大也。大則聖內，聖外王。故公乃王，聖然後至于神。故王乃天，天則神矣。道者所以成聖而盡神也。故天乃道，爲道而至于常，則盡矣。故道乃久，沒身不殆。久而至于沒身，不殆者常之謂已。

**筆乘**

致虛而不知實之，即虛虛未極也。守靜而不知動之，即靜靜未篤也。若此者，觀無于無而未嘗于有，觀無故耳。試觀萬物方其並作，若動且實而實無纖毫動與實者，能如是觀，是爲觀復。復者復其始也。夫未能觀復，即止動求靜，欲靜轉動，當物芸芸，復歸其根，則一切諸念當虛寂滅，不求靜而自靜，乃真靜也。靜則復命矣。不曰性而曰命者，性可言也，命不可言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理性非不妙矣，而猶有妙在焉。舉此而窮之，盡之了，不可得斯爲至命。則命又非性之方矣。有作必有變，復命則作而無

作謂之真常，此非明者不能知也。知常則靜則吉，不知常則妄作則凶。方其迷于妄也，自是非彼必不能容。知常則善惡兩忘，是非無朕，何所不容哉。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即命也。至此于道乃全，而可以久，可以不死，特其餘事耳。

老子翼卷之一終



